

绝剑神侠

(上)

鬼谷子 著



絕劍神俠

上

鬼谷子 著

花山文艺出版社

夜已深沉，四野寂然——

几点疏星，点缀着一弯西沉的残月，一座雄伟挺拔的山崖，在朦胧的月光中耸立着，这儿正是四川峨嵋山中，人迹罕至的龙虎崖。

倏地，一阵轻微已极的异声，在寂静如死的空气中激荡着，这是……

哭泣声！是的，而且是嘶哑无力的、婴儿的哭泣声。

在这杳无人迹的龙虎崖中，在这黑幕低垂的深夜里，居然有一阵阵的、婴儿的哭泣声隐约传来，此中必有蹊跷。

朦胧的月光之下，在一片耸立的山石的阴影中，三条人影静伏着，目光却同时注视于近十丈外。

一块约三尺高、四五尺方圆、平滑的山石上，垂目盘膝地坐着一个年约五旬、身着白色儒衣的老者。

两三尺外，却赫然跪着一个身材魁梧的中年汉子，失神的双眼，木然地望着怀中小手乱晃、啼声嘶哑无力的婴儿。

他面色铁青，双唇微颤，似乎已经受了很重的内伤，而且，跪在碎石上的双膝，已渗出鲜红的血水，将膝下的碎石

染红了一片。

他的身体显得十分僵硬，铁青的面色中，透出了极端痛苦之色，是身体上的痛苦吗？不！是那刺耳的，嘶哑无力的婴儿哭泣声。

神态是那样的惨，那么的令人……

他缓缓地抬起了木然的双眼，向那垂目盘膝、昂然挺坐在青石之上的白衣老者望了一眼后，倏地——

他翻腕抬手，在怀中婴儿的睡穴上轻轻地一点。

哭泣之声应手而止，深山荒野间，经过这一点轻微的骚动后，一切又恢复了原有的平静。

这神态惨然的中年人，僵硬的身体前后一阵晃动后，脸上的肌肉起了一阵抽动，神态十分地激动，而瞪得大大的望着白衣老者的木然双眼中，却射出了一丝盼切希冀之色，低沉地说道：“老前辈，我已经跪了整整两天了，前辈为当今武林义道中的第一人，即使不能看在死去的，与我这个即将死去的人面上，也应本着侠义之心，把这个身世……”

他说话说得太急，一口气说到这里后，一时竟然喘不过气来，他急喘了几口气后，又接着说道：“把这个身世悲惨、年方满月、即惨遭灭门而身怀血海深仇的孤儿收归门下。否则……这无辜的孤儿，也只有跟我共赴黄泉了。”

话虽说得急，却带出了诚于中而形于外的感情，实在感人至极。

那白衣老者能不动容吗？他睁开了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似欲说些什么，然而，他干咳了一声，把这种神色遮了过去，目光却不自觉地向那片高耸的山石中飘了飘，目光

之中似乎带着一丝焦急之色。

终于，他又垂下了双目，面上再也看不出半点表情，仍然是那样沉静地盘膝挺坐着。

半晌之后，那满怀希冀的中年汉子，铁青的脸上渐渐地显出了绝望之色，木然暴瞪的双眼中，却似乎射出了愤恨的光芒，再次地沉声说道：“老前辈，你老人家难道就真的如此不顾仁义，而将……好！”

说话的声调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激动，颤抖的声音中，带出了内心的愤恨，不平……

蓦然间，他猛然紧咬牙根，右腕翻处，仓啷一声清脆的金铁交鸣声应手而起，在寒光一闪中，一柄长剑已撒在手中，身形微微地一晃，似欲……

白衣老者双目应声猛然一睁，眼中射出了两道冷电似的光芒，紧紧地向那中年汉子逼视着，是那么的锐利，使人不寒而颤，沉静庄严的面色中，更带出了一种慑人的力量，使人一望而不由自心底泛起了敬畏之感。

那中年汉子暴瞪的双眼，却已缓缓地闭上，在无力的吁叹中，低下了头，默默地，似在祈祷，却又似……

两粒泪珠从他缓缓张开的双眼中淌了出来，他凝望着怀中的婴儿，脸上的表情是痛苦，也是绝望。

凄凉之情，令人心酸，那白衣老者不禁紧皱着眉头，缓缓地收回目光，却又向那近十丈外的、高耸的山壁间斜了一眼。

然而，就在这一刹那间，但见寒光一闪，那中年汉子手中的长剑挥动处，出人意料之外，竟直向他怀中的婴儿扎

去。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那青石之上的白衣老者脸上显出了十分惊异之色，身形微晃间，就欲有所动。

就在这间不容发的一刹那间，一声震耳的暴喝声骤然响起，同时，一条人形已快逾电光石火地飞泻过来，一股绝大的潜力，亦在暴喝声中排空激荡而至，一阵寒光闪动后，那中年汉子手中刺向婴儿的长剑，已不能自制地飞上了半空。

嗡然一声清脆的声响过后，飞入半空的长剑，竟被震成了碎片，在叮当的轻响中，落在了地上，而那中年汉子却未受到丝毫的波及。

这种卷剑入空，而又将长剑震成了碎片的功力，是何等的惊人，那中年汉子竟然被这种惊世骇俗的功力，震惊得呆若木鸡般愣住了。

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一个年约三旬，神态十分潇洒的汉子，昂然伫立于眼前，两只精光闪烁的双眼，紧紧地向白衣老者逼视着，微微掀起的嘴角，却带出了一丝不屑之意。

白衣老者已半起的身影又缓缓地坐了下去，望着这突如其来的汉子，面带微笑地说道：“好功夫！好手法！如果我老眼不花的话，小兄必然是近数年来，名震江湖武林的神州三绝之首，碎剑掌……”

话声突然停住，两条人影就在这一刹那间飞掠而至，尤其是在前面的，身影之美，身法之快，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朦胧的月光之下，首先出现在眼前的，竟然是一个身材修

长、娇艳无比、双十年华的少女；紧跟着来的，却是一个身材粗壮、满面虬髯的汉子。两人先后出现，显得十分不相称。

白衣老者脸上没有丝毫惊异的表情，向两人瞟了一眼后，仍然微笑地说道：“果然不出我所料，但是没有想到神州三绝今天居然都到了，幸会，幸会，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

碎剑掌尹汉书、回风舞柳萧良、飘渺仙子白玉玫，同为一师之徒。但是，三人所学得的武功却不同，尹汉书以出奇的内功掌力见长，萧良却以十二柄柳叶飞刀称绝，白玉玫内功。暗器虽然没有她两位师兄造诣精湛，然而在轻功之上，却有惊世骇俗的造诣。

故自三人入江湖以来，数年之中，靠着自己的绝艺，非但赢得了碎剑掌、回风舞柳、飘渺仙子的雅号，江湖武林中，更送给三人一个“神州三绝”的美名。

白衣老者话刚说完，飘渺仙子白玉玫轻哼了一声，冷冷地说道：“久闻白衣秀士乃武林侠义道之首，掌握天下第一剑达数十年之久，本以为必然是一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谁知道今日一见，却大失所望，谁能想得到，一向为人尊敬的白衣秀士，却是空得虚名。”

外表娇艳的白玉玫，说起话来却是冷冰冰的，而且，脸色与眼光之中，更带出了极端的轻蔑与不屑，她所以如此，当然是因为刚才那一幕的激动了。

白衣秀士在江湖武林中，既然有如此高的声望、地位，自然是一向为人所敬畏的，几曾有人敢对他如此过？于是他

双眼向神州三绝一扫后，昂首哈哈大笑着说道：“神州三绝，你们有多大的伎俩！既然知道我白衣秀士手执天下第一剑，还敢对我如此无礼……”

沉缓的说话声音虽然不大，但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威力，清晰地传入三人的耳中，震得耳中嗡嗡作响。

谁知道白衣秀士话还没有说完，回风舞柳萧良已哇哇地大叫了两声，双眼暴瞪着白衣秀士，大声喝道：“白衣秀士，你这个不仁不义的伪君子，亏你还有脸说得出来！刚才咱大哥虽然说不管，我就坚持非管不可。现在放下神州三绝不谈，我回风舞柳萧良就要你看看我手中十二把飞刀的厉害。”

说话间，身形微微一转，身外的长衫已撒在了手中，双手向腰间一圈，十二柄其薄如纸、寒光夺目的柳叶飞刀已掣在手中了，手法之快、巧，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白衣秀士在江湖武林中闯荡了三十余年，自入江湖之后，不到十年，天下第一剑即为其掌握，武功之高，声誉之隆，自然可以想像得到，败在他手下的武林中人，更是难以数计；然而，回风舞柳萧良这种快迅无比、巧妙至极的手法，却使得白衣秀士的目光之中，不自觉地渗进了几分惊异之情。

白衣秀士微微一笑，将这种惊异的神情遮了过去，望着萧良说道：“好说，好说！久闻你回风舞柳手中十二柄柳叶飞刀，有神出鬼没之妙，自入江湖以来，还没有人能接下过。我白衣秀士倒真想见识见识，只要你能伤我一根汗毛，我立即交出天下第一剑，退隐江湖。”

说话的声音十分平缓，语气之中却带出了自我的高傲与对回风舞柳萧良的轻蔑。

萧良本来就是个耿直的急性人，再说在江湖之上，他手中的十二柄柳叶飞刀罕见敌手，更养成了他的傲性。如今面对着他的、似乎根本就没有把他放在眼里的、虽然是掌握天下第一剑的白衣秀士，他亦不禁气得哇哇大叫，猛然迈上了一步，指着白衣秀士喝道：“这可是你说的，好，你接稳了。”

说话间，身形微微一俯，双手自背后一翻一送，一道道耀目的寒光，已快若电光似地脱手飞出，十二柄其薄如纸的柳叶飞刀，似旋风中的柳絮，圈卷出两圈银色的光环，带着轻微的呜呜声，似缓却急地向白衣秀士卷去，出手快捷，手法奇特，威力更是惊人。

白衣秀士冷哼了一声，身影微微一仰，双掌向外一挥，宽大的袖口飘动处，逼出了一股绝大的潜力，排空激荡间，似狂飙突起地向飞卷而至的十二柄柳叶飞刀迎去，声势好不惊人。

在这股绝大的劲力逼迫下，十二柄飞卷成圆桶形的柳叶飞刀，像受到了吸力似的，骤然悬空顿住。

白衣秀士再次露出了惊异之色，而回风舞柳萧良除了惊异之外，更显出了十分疑惑。

倏地，回风舞柳萧良一声暴喝，已快逾脱弦之箭似地拔起，身形离地不过五尺，抓掌沉腕间，十二柄柳叶飞刀略一颤动后，蓦然似十二条灵蛇似地飞窜而回。

然而，就在这电光石火般的一刹那间，回风舞柳萧良闷

哼了一声，骤然翻腕出掌，抖出了一片刚劲已极的劲力，带着尖锐刺耳的破风之声，直向十二柄飞窜而回的柳叶飞刀劈去。

叮当当！在这一阵刚强的劲力激荡下，十二柄柳叶飞刀互相撞击出了一片清脆的交鸣声，然而，叮当声中，十二柄柳叶飞刀却似狂风中的断柳条般地飞落而下，分四面八方，向白衣秀士当头罩下。

起身、沉腕、抓掌、翻腕、出掌，完全在那一声暴喝与闷哼声中，一气呵成，快速之程度，手法之奇特，实在令人心惊胆寒。

白衣秀士见识再广，武功再高，眼看着萧良这种奇特的回风舞柳手法、功力，不禁暗自欣喜，心中叫了声：果然是一绝。

眼看着十二柄似流星飞坠的柳叶飞刀，离白衣秀士的头顶不过三尺，在这种情况下，白衣秀士身法再快，要想不被伤及分毫地全身而退，又谈何容易。

然而，白衣秀士双肩微晃间，非但未向外闪避，身形反而从青石之上缓缓升起。同时白色的长袍之外，竟然闪出了一片似有若无的寸许长的银色光芒，十二柄飞泻而下的柳叶飞刀，贴在那银色的光芒之外，再也无法攻进分毫。

这种前所未闻的功力，不要说回风舞柳萧良与以轻功得名的飘渺仙子白玉琼了，就连内功造诣已炉火纯青的碎剑掌尹汉书，亦不禁为白衣秀士这种出类拔萃的、奇特的内功造诣，震惊得呆若木鸡般愣住了。

就在这双方相持难下的刹那间，猛然传来“噫！哇！

哇！砰！”之声。

场中的四人均不禁为这突来的异声所惊，不自觉地转头向异声的来处望去，那怀抱婴儿跪在碎石上的汉子，已僵硬地倒在了地上。

人影一闪间，飘渺仙子白玉玫已飞扑而至，回风舞柳萧良亦翻动双腕，在一片劲力激荡间，急急地把十二柄柳叶飞刀撤回了手中，与碎剑掌尹汉书凑了过来。

但见那中年汉子，无神的双眼望着白玉玫乱翻着，青紫的嘴唇一张一张的，似欲说什么，但是除了从嘴角挤出了一条血丝外，再也说不出半点声音。

白玉玫望着这中年汉子惨厉的情形，微微地向他点了点头；然而，那中年汉子脸上一阵痛苦的抽搐后，全身一颤，两脚一蹬，再也不知世事了，双手却仍然紧紧地抱着那被点了睡穴的婴儿。

惨厉之情，不要说白玉玫了，就连尹汉书与萧良亦不禁动容。白玉玫紧皱着眉头，向俩人望了一眼后，俯下身去，将婴儿抱了起来。

望着抱在手中、白白胖胖的婴儿，她眼中不禁闪出了怜悯的光芒。

她伸出了纤长的玉手，在婴儿身上轻轻地一拍，将被点的睡穴解开。

婴儿睁开了那两只黑白分明、亮晶晶的眼睛，像两颗小星星似的，望着白玉玫一眨一眨的，非但不再啼哭，反而舞动着白胖的小手，微噙着小口，脸上绽开了欣喜的微笑，实在是可爱已极。

这个婴儿居然如此可爱，白玉玫把他紧紧地搂在怀中，笑了，发自内心的、既怜又爱的笑容。

白玉玫转头向碎剑掌尹汉书望了一眼，而尹汉书亦望着她，给了她一个会心的微笑。

由青梅竹马，以致在三年前结为夫妇的他们，彼此间有着深切的了解，在她那种发自内心既怜又爱的笑容中，他已经完全知道她想什么，他心中暗自付道：这大概是缘分吧！

这时，回风舞柳萧良却已转身瞪着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从青石之上站了起来的白衣秀士喝道：“白衣秀士，人家大人现在已经死了。我问你，对这个年方满月的婴儿，你打算怎么办？”

沉重的声音，如惊雷骤响，声音中带出了内心的激动与愤慨。

白衣秀士抬眼望了望萧良，没有答话，脸上也没有半点表情，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萧良的话似的。

萧良不禁泛起了怒意，正欲有所言动，白玉玫已抢上一步，开口说道：“你白衣秀士能不仁，咱们神州三绝却不能不义。这个婴儿你不收，咱们把他带走就是。不过，我看你白衣秀士以后还有何面目手擎天下第一剑，在江湖武林中……”

白玉玫说话间，白衣秀士已缓缓地从青石上站起来，未等白玉玫说完，已开口说道：“你们知道我为什么不收他为徒吗？你们知道这个婴儿不共戴天的仇人是谁吗？”

说着，向神州三绝扫了一眼，又接着说道：“我并不是不愿意收他为徒，而是不愿意等我苦心将他教养长大之后，

又让他去送死。”

神州三绝怎么也没有想到，白衣秀士竟然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白衣秀士的武功，他们刚才已亲眼目睹，何况在传闻中，白衣秀士除了刚才所施展的无极神功外，还有一套赖以成名而震撼了整个江湖武林、保持了天下第一剑二十余年的离象剑法呢！

碎剑掌尹汉书微微一愣后，迈上了一步，向白衣秀士略一欠身，开口说道：“久闻白衣秀士为江湖武林黑白两道中最为人们崇敬的人物，即使是……”

碎剑掌尹汉书话还没有讲完，萧良已迈上了两步，打断了他的话头说道：“大哥，别跟他噜嗦了，我倒要问问他，这个婴儿的仇人到底是什么不得了的人物，能把咱们眼前这位自命不凡的白衣秀士吓到了这种程度。”

萧良的话里存着骨头，带着一份尖刻的意味，说话间，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向白衣秀士紧盯着。

白衣秀士脸上现出了一丝微笑，向萧良望了半晌，又向尹汉书及白玉玫扫了一眼后，轻缓地说道：“你们要知道吗？好，我告诉你们。”

他说着，长长地吐了口气，并没有接着说下去，却微微地抬起了头，举起了右手，向天边的残月指了指。

“残月”这两个字不自觉地从小萧良的口中吐出，他微张着嘴，愣住了，而尹汉书与白玉玫也没有半点例外。

白衣秀士对神州三绝的惊异，并不感到奇怪，因为五十年前江湖上有一歌诀，叙述了江湖九大高手的排名：“日帝、残月、流星剑；天君、地君，朕人君；黄龙、金狮、恶

虎堡。”唯有日帝与残月是传奇性人物。

相传日帝武功奇高，早年习得“白城奇书”武功，因于嵩山少林寺击败“圣僧”了因，赢得“天下第一人”的美誉，与残月本系一对情侣。后残月获得“冷月秘笈”，但修习“冷月奇功”需采阳补阴，日帝因屡劝她不听，愤而出家为僧，法名“飞云”，并将“白城奇书”留赠有缘。

日帝为免江湖多事，于出家前将残月囚禁于“孤独庵”内，在庵外设下禁制。

白衣秀士沉默半晌后，望着神州三绝叹息道：“唉！关于残月的事，先师一再叮嘱不能告诉他人，我本以为残月已息隐江湖，没想到适才那位中年汉子身上的伤正是弯月神刀所留，况且江湖上无人见过残月的真面目，凡见到的人必死无疑，比阎王的索魂令还灵验，先师是唯一见过残月而没死的人，如今容我叙述一段往事给三位听吧！”

先师流星剑温一侯，位列江湖九大高手之三，所习无极神功为武林绝学之一，以一手流星剑法博得流星剑之雅号，与天下第一当铺主巧手断秤公孙豪、武林名店东家江湖妙谍诸葛赛义结金兰。

清明刚过，流星剑温一侯接到巧手断秤公孙豪的飞鸽传书，说有要事相商，请流星剑速至天下第一当一行。

天下第一当坐落于长安东门，门楣悬挂之牌匾为皇上御赐之“天下第一当”，除此之外，并无一般当铺所习用的斗大“当”字。

公孙豪与二位拜弟正在地下秘室议事，只见温一侯满脸

狐疑道：“公孙老哥，到底什么事需要用飞鸽传书召唤小弟？”

公孙豪说道：“三弟，别急，究竟是什么事情我也不清楚，还是让老二给我们解开这个谜底吧！不过我另外有件事，倒想麻烦你跑一趟……”

江湖妙谍诸葛赛一听公孙豪还有下文，急道：“好了，大哥，你有完没完，还是先谈正事要紧，事情是这样的。十几天以前，四川唐门余太君，乌衣堡主秦飞云来到武林名店询问唐门公子唐璜，少堡主秦旅扬的下落。经我一番接待，方知唐璜与秦旅扬已失踪四个月余，虽由唐门与乌衣堡弟子一再查询，亦无信息，不得已才到武林名店来探访。没两天，武当掌教宏欣那老杂毛也来了，紧接着又来了十几位江湖上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胜枚举，都是来找徒弟，要不就找儿子，把我那间武林名店霸占住了，多方解释也是无用，异口同声地说我知道消息，你们说惨不惨？”

公孙豪摇头晃脑地笑道：“哈哈！二弟，你这是盛名之累，谁叫你有这么一个江湖妙谍的外号？他们不找你打探消息，还能找谁。要是我的话，早把你那武林名店拆了。”

诸葛赛本来满面愁容，一听公孙豪要拆店，愁容一扫乐道：“老哥，看来我这场劫难要靠你了。”

公孙豪被诸葛赛的话搞得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正待反唇相问，流星剑温一侯已坐得不耐烦地道：“大哥，二哥，你们别再节外生枝了，还是由二哥说说这些江湖大老们的意思吧！”

“三弟，还是你了解二哥，哼！这些家伙都跟大哥一

样，要拆我的武林名店。你说，我招谁惹谁了，唉天！真是外飞来的横祸。”

公孙豪一看诸葛赛那个样子，以为名店已被拆，急道：

“喂！是那些家伙把店给拆了？说说看，要知你那副招牌是圣僧了因亲笔所书，跟我这块御赐的天下第一当一样珍贵，别说他唐门，就连武当那杂毛老道也担待不起。我要发出金当帖，邀请黑白两道，向他们讨还公道。”

江湖妙谍诸葛赛一看公孙豪动了真怒，忙道：“大哥，你千万别发金当帖，我那名店还好好地坐落在天子脚下，不过本来有些人是鼓动要拆的，幸亏唐门余太君和武当那杂毛老道压制住了，要我三个月之内得到正确的消息告诉他们，武林名店暂时由他们代管，所以我才急急忙忙找大哥和三弟商量。”

流星剑温一侯听完事情的始末，虽然觉得奇怪——为何会有那么多江湖人物失踪，又全是男的？不过事情与武林名店又有何关系，这些大老们为何肯定二哥在三个月内一定能得到正确的消息告诉他们呢？故满脸狐疑地问道：“二哥，我觉得很奇怪，最近江湖上是否发生了什么大事？失踪的人有些武功很高，大部分皆为名门正派嫡传弟子，而他们的失踪又与武林名店有何关系，为何会苦苦相逼呢？”

巧手断秤公孙豪一听流星剑居然问出这种问题，甚觉诧异。未等诸葛赛回话，即答道：“三弟，当年圣僧为何替你二哥的客栈命名书匾，你可知道？”

“知道，为了世外千魔，因他化身无数，易容术冠绝天下，无人知其真面目，烧杀奸掠，无所不为，虽经圣僧发出

武林通缉令，~~你不该让哥情报在有人发动黑~~白两道侠士围捕，此魔头迄~~未出现~~道外呢~~呢~~，~~怎么~~不与失踪的人有何关连呢？”

公孙豪看~~他~~一伙仍~~会~~古~~本~~中~~未能领悟~~，只好继续分析道：“怎会~~会~~当年~~圣僧~~不是~~你~~一个外号给你二哥吗？就差点~~要~~当~~周~~年~~平~~这是武林人皆知的事，所以他们才会找~~出~~武林名店的江湖妙谍。

江湖妙谍诸葛赛看他们拿他打趣，很不耐烦地道：“好了，我说你们两个有完没完？放着正事不说，尽谈那些陈年老帐，就能解决问题了？”

公孙豪了解诸葛赛的为人，更清楚这件事如不解决，江湖上将掀起另一场腥风血雨，故安抚道：“老二，稍安毋躁，这件事也不急在一时，首先根据你所说的资料，失踪的都是少壮男子。你们想想看，是否为仇家所掳，还是遭人绑架？”

“太哥，我已经把这些疑问都问过他们了，可是他们都斩金截铁地说绝不会。我也认为如此，因为都没有接到赎人的通知。更何况，失踪的人数有近百人之多，这就是我百思不解之处。”

流星剑温一侯突发奇想道：“二哥，如果说没有其他原因，你想哪种人会掳获男人呢？”

公孙豪与诸葛赛一听，不无道理，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异口同声道：“妈的，还是你行，我们怎么没想到女人身上呢？不过江湖上没听说有此种女魔头啊！”

流星剑温一侯接着道：“我没说一定是女魔头所为，只